

下

穆时英

小说全集

Mu Shiying

时代文艺出版社

XIAOSHUOQUANJI



20世纪

中国小说经典作家

全集丛书

I246.7/86

M S Y X S Q J
穆时英小说全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穆时英小说全集（上、下）

作 者：穆时英

主 编：孙中田 逢增玉

责任编辑：邓淑杰

责任校对：舒洁

装帧设计：何武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第五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496千字

印 张：23

版 次：1998年2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书 号：ISBN 7-5387-1126-0/I·1083

定 价：32.80元（上、下册）

出版说明

一、《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作家全集丛书》，是时代文艺出版社自1996年5月起编辑出版的一套较大规模的文学丛书，近些年内将陆续推出若干种。

二、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当此世纪之交，中外思想文化界的许多人士，都在以自己的视角和方式，对行将过去的这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世纪进行回顾、反思与总结。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立意，即是试图从小说的角度总结展示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实绩，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研读、收藏中国小说家的优秀作品提供方便，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三、入选的作家均为具有较大影响、我国学术界有定评的重要小说家，其作品从总体上或某一侧面，具有经典意义和代表性。

四、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内一些著名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的热诚支持和有效帮助。我们热切期望继续加强合作，将这一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编者

目 录

穆时英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	孙中田 (1)
黑旋风	(1)
咱们的世界	(14)
南北极	(27)
手指	(58)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62)
油布	(96)
田舍风景	(111)
CRAVEN “A”	(125)
公墓	(142)
√偷面包的面包师	(162)
√断了条胳膊的人	(175)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197)
莲花落	(223)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228)
夜	(252)
√上海的狐步舞 (一个断片)	(261)
黑牡丹	(272)

√ 圣处女的感情	(282)
某夫人	(288)
玲子	(295)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300)
烟	(306)
贫士日记	(314)
五月	(339)
√ 红色的女猎神	(398)
√ 白金的女体塑像	(410)
旧宅	(420)
父亲	(435)
百日	(451)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	(460)
街景	(475)
空闲少佐	(482)
PIERROT	(507)
墨绿衫的小姐	(536)
G NO. VII	(543)
第二恋	(593)
交流	(615)
附录	
《南北极》改订本题记	(716)
《公墓》自序	(717)
《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	(720)

五 月

第一章 蔡珮珮

一之一 速写像

要是给郭建英先生瞧见了珮珮的话，他一定会乐得只要能把她画到纸上就是把地球扔了也不会觉得可惜的。在他的新鲜的笔触下的珮珮像是怎么的呢？

画面上没有眉毛，没有嘴，没有耳朵，只有一对半闭的大眼睛，像半夜里在清澈的池塘里开放的睡莲似的，和一条直鼻子，那么纯洁的直鼻子。可是嘴角的那颗大黑痣和那眼梢那儿的五颗梅斑是他不会忽略了的东西。×头发是童贞女那么地披到肩上的。在胸脯里边还有颗心，那是一颗比什么都白的少女的心。

一之二 家谱和履历

祖父讳莲堂，是广东新会望族，娶一妻四妾，里边有一个是日本人，叫芳子，就是珮珮的祖母。父讳知年，向在美国旧金山经商，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娶美国人琳丽朗白为妻，生一

子二女，珮珮是顶小的一个。她的小学教育是在美国受的，中学教育是在上海一个天主堂办的学校里受的。她是三种民族的混血儿，她的家庭教育和一切后天的训练都是很复杂的，各种线条的交点。在童贞女出身的，学校里的姆姆的管束下，被养成一个天真的，圣洁的少女以后，便在大美晚报馆的电话间做接线生。睁着新奇的眼，看万花筒似的社会，一面却在心里哀怨着青春。

一之三 她的日记

五月一日：

醒回来时已经是五月了。五月在窗外，五月在园子里，五月在我的胭脂盒上那朵图案花里——在这五月里边，少女的心和玫瑰一同地开放！

披了睡衣走到园子里。园子里是满地的郁金香，每一朵郁金香上都有一缕太阳光。太阳已经出来了，可是找不到它躲在那儿，脑袋上面只有一个蔚蓝的晴空，挂着三四球大白云。园子角上的那株玫瑰开了一树的花，花瓣上全是那么可爱的圆露珠——昨天乔治吴跟我说，说我已经像玫瑰那么的开了，说我嘴上的笑是玫瑰那么妩媚，又是露珠那么清新的。乔治吴是研究文学的人，他有一张鸚鵡的嘴。也许他还有一颗狐狸的心吧？姊姊叫我别相信男人，她告诉我乔治吴的话也是不能相信的。那么她为什么那么地相信他呢？还爱着他，还跟他订婚呢？

可是我真的是一朵已经在开的玫瑰了吗？

躺到玫瑰树底下，太阳的淡光从叶缝里漏下来照到我脸上，闭上了眼睛，吻着玫瑰花瓣，枝上的刺把我的嘴唇扎出血来的时候，我便笑了。

我爱五月，爱玫瑰，爱笑，爱太阳！

一只鸽子从隔壁的园子里飞过来，在蓝天下那么轻灵地翩翩着。我想骑在它背上，骑在那洁白的小东西的背上，往我不知道的地方飞去，往天边飞去，因为我有一颗和鸽子一样白的心，一个和天一样蓝的灵魂。

远方的城市，远方的太阳，远方的玫瑰，远方的少女的心……呵！

可是我真的是一朵已经在开的玫瑰了吗？

金黄色的五月呵，我要献给你，我十八岁的青春！

吃了早饭，和哥哥上公园去打网球。他今天穿了条白的裤子；白衬衫的口袋上用红丝线绣了名字，比平日更漂亮了。他的爱人一定很幸福的，因为他待我也那么温柔呵。

在报馆里边坐了一下午闷极了，只想早一点下工——窗外是那么好的五月的黄昏呢！可是下了工又觉得没什么事做似的。走了一站路，到前一站去坐公共汽车，希望在车里碰见什么熟人，可是一个没有碰到。只有那个长脸的，和哥哥很像的，哥哥的朋友江均坐在顶里边的那个座位上。他每天和我同车回去的；他每天坐在那儿看我。我的眼光对他说：“蔡约翰的妹子呢？”可是这傻子不懂得。回到家里，只觉得掉了什么似的——寂寞呢！

吃了晚饭以后便整理箱子，把冬天的衣服放了进去。很可惜的，那么好的一件白狐皮短大裘，灰鼠长大裘，棕色的骆驼毛大褂全不能穿了——可是管他呢，再过几天，我要穿了绒线外衣上报馆里去了，现在究竟是春天。

姊姊半晚上才回来，叫醒了我，告诉我她今天下午和乔治吴一同去看了好几座小屋子，她们已经决定了结了婚去住在大西路一百八十街里边那座奶油色的小建筑物里边。她现在正在那儿学裁小孩子穿的衣服——真幸福呵！那么晚回来，妈也不说她一句，

要是我，那可就不行了。乔治吴又是那么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不让我做姊姊，偏让我做妹妹呢？她并没生得比我好看。

月光从窗里照进来，那么皎洁的，比窗纱还白，和我的心一样白。有人说，月光是浪漫的荡妇，我说她是处女的象征，因为月光是和我一样皎洁的——谁能说我是浪漫的荡妇呢？

姊姊把我叫醒了，她自个儿可睡得那么香甜，扔下我独自个儿干躺着看月亮。我恨她！

我真的是一朵已经在开的玫瑰了吗？

一个很细的声音在我的耳旁吹嘘着朱丽叶和罗蜜欧的故事，这是谁呢？月光吗？夜吗？五月吗？是我的和玫瑰同一地开放的少女的心呢。

我想哭。

泪珠儿慢慢的渗了出来——我真的哭了。

第二章 三个独身汉的寂寞

二之一 刘沧波

窗外那棵果树上的一只隔年的苹果，那天忽然掉了下来，烂熟的苹果香直吹到窗子里边。在窗前刮胡髭的刘沧波的心里也冒起一阵烂熟的苹果香。

“呵！呵！春天哪！”从空洞的心脏里边发着空洞的太息。

屋子忽然大了起来，大得不像个样子。看着那只大床，真不懂自家怎么会在那么大的一张床上睡了半年的。便第一次感到了独身汉的心情。

“独身汉还是听听音乐吧！”

就买了个播音机。播音机每天晚上唱着：

“在五月的良夜里，莲妮！”

每一条弦线上面，每一只喇叭口里，挥发着烂熟的苹果香。

“呵！呵！春天哪！”从空洞的心脏里发着空洞的太息。

“可是独身汉应该读一些小说的。”便买了许多小说：“不开花的春天”，“罗依摄实戈”，“沙弗”，“都市风景线”，“茶花女”“色情文化”……每一页纸上挥发着烂熟的苹果香。书是只能堆满个空洞的房间，不能填塞一颗空洞的心的……空洞的心脏里依旧

“呵！呵！春天哪！”那么地发着空洞的太息。

“独身汉还看看电影吧！”

“独身汉还买条手杖吧！”

“独身汉还是到郊外去散步吧！”

“独身汉还是到咖啡店去喝咖啡吧！”

窗外那棵果树上的苹果一天天地掉着，烂熟的苹果香在五月的空气里到处酝酿着。独身汉究竟还是独身汉呵！

“呵！呵！春天哪！”

二之二 江均

那天晚上满天的星，熄了灯，月光便偷偷地溜了进来。

“明儿该是个晴朗的蓝天了！今年春天还没上江南来过，待在屋子里，天天只听窗外的雨声呢。”躺在床上那么地想着的江均，第二天一早起来，打开了窗子，只见街上果真全是春季的流行色了。

一大串，一大串的小学生挟着书包在早晨的静街上跑过去，穿着天青的衣服：

“春天好，黄莺枝上叫……”那么地唱着。

春真的来了，因为汽车的轮子上没有了泥；因为人的身上没有了大衣；因为独身汉全有了一张愁思的脸；因为蜚居着的姑娘们全跑到街上来了。

江均嘴里哼哼着，换上了浅灰的春服，拿了条手杖，穿了黑白皮鞋，在沉醉的春风里，摆着张那么愉快的笑脸跑到美容室里。坐了一个半钟头，再走到街上的时候，摸了摸自个儿的下巴，连胡根也刮得干干净净的，就和自家的心情一样光滑。

“五月是公园的季节呢。”赶着办完了公事，跑到公园去。

五月真是公园的季节呢，公园里有那么多的人！江均在公园的角上树荫下一张游椅上坐下了，怀着等恋人的心情。他幻想着也许会有一个熟人来的。果真碰见了许多同事，朋友，全那么地问着他：

“等女朋友吗？”

“等恋人吗？”

“幽会吗？”狡猾地笑着。

他不作声，他笑着，他在心里边骗着自个儿：“是的，她约我五点钟会面，她是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很天真的，不，很那个的……随她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有一张圆脸，一张长圆脸，有一对大眼珠子，一张心脏形的小嘴——她是比白鸽还可爱的！”

到了黄昏的时候，淡淡的太阳光流到衣襟上的时候，他忽然

“呵，呵！五月不是独身汉的季节呵！”上了当似的忧郁起来。

二之三 宋一萍

跑出法律事务所的门，坐上自个儿那辆苹果绿的跑车，忽然

看着手里的离婚据懊悔起来。春天不是离婚的时候，冬天才是可以跟妻子斗嘴的时候呢。一个漂亮的太太，至少比一条上好的手杖强着些。现在是连苹果绿的跑车也少了件装饰品了！

“还是找她回来吧。”

跑到她家里，说已经买了船票上香港船去了。赶到船上，一个个房间的找着，可是没有她，没有她。便疯了似地开着跑车在街上溜着，尽溜着，看见一个细腰肢的女人就赶上去看是她吧？

“怎么发了疯会想起跟她离婚的呢？她也是那么漂亮呵！爱和我假斗嘴，爱装动气不理我，每天回去总得我一遍遍的央求才肯笑出来——那么顽皮的一个孩子！”慢慢儿的把她的好处全想起来了。

回到家里椅子空着，床空着，屋子空着；扶梯那儿没了达达地那么高兴的脚步声；香水叹着气，胭脂叹着气，被窝叹着气……可是在窗外，五月悉悉地悄语着。

“呵！呵！春天呵！”

跑了出去，把车子停在她门口，等她回来。一听见汽车的喇叭，心脏就站了起来，眼珠子也站到眼架外面来了，等到半晚上，他睡在车里做梦，梦里决定了到各报去登一个广告，梦里想好了底下那么的句子：

“回来吧，琪妮，萍启。”

第三章 宋一萍和蔡珮珮

三之一 电话的用途

“回来吧，琪妮！”

付了广告费，怀着一回家就可以看到琪妮坐在沙发上等他的心情，宋一萍急急地从广告部跑出来，走到门口那个电话机的柜子那儿，看见蔡珮珮坐在柜子里边，套着一副接线用的听筒在那儿看小说，穿了件白绒线的上衣，便——“那么精致的一个小玩具呢！”这么地想着，把琪妮忘了。

“对不起，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吗？”

“OK”稍会望了他一眼；只见站在前面的是一个有一张光洁的脸，生得很高大的，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绅士。

（姊姊说，二十七八岁是男性的顶温柔的年龄，虽然不是顶热情的——这男子有一双懂事的眼呢！瞧哪，他的肩膀多强壮，他的手又是那么大呵；我的手给他捏了一下的话，一定……）

觉得人像酥软下去，一只耳朵听着他的话的时候，一面专心地看着小说，纸上的字一个个地滑了过去。

宋一萍嘴对着电话筒，眼对着珮珮，耳朵对着珮珮的嘴：“喂，昭贤吗？我今天不上你那儿来了。”

（呵，真可爱！只怕已经不是个圣处女了；从她画眉毛的样子看得出的。）

电话筒里，“你是谁？”

“我是宋一萍。宋子文的宋，一二三四的一，草字头底下三点水旁一个平字的萍：宋一萍。（她在那儿听我说话呢！）中央银行国外汇兑科科长的宋一萍。”

电话筒里：“老宋，今天怎么啦？你有什么事……”

宋一萍：

（混蛋，他可给我闹得莫名其妙啦！）

“没什么事。我今天不上你那儿来了，我在大美晚报馆打电话，我爱上一个人了——懂得我的话吗？”

珮珮：（为什么每一个女人都有男人爱她呢？）

“昭贤，你没瞧见，那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她正在那儿看小说，她嘴角有一颗大黑痣，眼梢那儿有五颗雀斑……”

珮珮：（他在那儿说我不成？“那么可爱的！”“小东西！”）

抬起脑袋来。

“呵，她抬起脑袋来了……”

电话筒里：“你疯了不成？”

“这回我可瞧清楚啦。她刚才低着脑袋在看小说，我只能看到她的头发——从来没瞧见过那么光润圣洁的头发的。一定是很天真的姑娘。（其实，要是我的经验没欺骗我的话，她准是很会修饰，很懂得怎么应付男子的方法的女人；也不会是怎么天真的吧？只要看一看她的梳头发的样子就能断定咧。可是称赞她纯洁，称赞她天真，她也只有高兴的理由吧？）她抬起脑袋来的时候，我看见她有一对安琪儿的眼珠子，不着一女子邪气的；那是幸福，光明，快乐，安慰……噯，我说不出，我连气都喘不过来咧。”

珮珮：（真的是在说我呢，这坏蛋！说我小东西，又说我有对安琪儿的眼珠子——谁知道他心里在怎么说呢？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的嘴是天下顶靠不住的东西。）

故意站了起来，望窗外。

电话筒里：“我真不懂……”

宋一萍：

（她站起来了——可是讨厌我吗？一定是故意把脸背过去，躲在那儿笑我傻，笑我一个心儿以为她是个天真的姑娘……她站在那儿，靠着窗栏望街的姿态，就像靠在男人的怀里，望着男人的眼珠子，笑着猜他的心事呢！）

“她站起来了，靠在窗栏那儿望街。昭贤，你没瞧见，她站在

那儿就像圣玛利亚似地，那么不可侵犯地；如果她再站五分钟，我得跪下来祈祷了。”

（如果我现在真的跪了下来，她会怎么办呢？）

珮珮：（真没有办法呢。）

又坐了下来。

“我只想跟她说一句话，只要她跟我说一句话，我可以去死了。她让我说吗？我要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肯告诉我吗？她肯的！”

珮珮：（我不肯，我偏不肯！）

电话筒里：“你疯了不成？”嗒的挂了。

宋一萍：

（混蛋，怎么挂了？她还没肯开口呢？）

“我知道她肯的。要是她今天不跟我说话，我明天再来，我天天要上这儿来。肯跟我说话吗？肯吗？”

电话筒里：“请你别再发疯吧。我们是电话局，对面早就挂了。”

（混蛋！我那里不知道对面早就挂了？我不是为了打电话才来打电话的。可是，我是真的疯了昵！）

珮珮：（我就准定不理他，我要摆着庄严的脸，妈那么的脸给他看。“小东西！”我只是个“可爱的小东西”吗？）

宋一萍：“好，那么，就明天会吧。”低下脑袋去：“多谢你，小姐——我这么称呼你，不冒犯你吧？”

珮珮忍住了笑，把脑袋回了过去：（那么温雅的声音呢！就和他的人，他的衣帽一样温雅！）

宋一萍：

（她真的不理我呢！就像没听见似的，连眉尖也不动一下，再试一试看吧。）

“可以让我知道小姐的芳名吗？”

珮珮：（真是为难的事呵！还是站起来瞧瞧街上吧。）

站了起来：眼珠子却移到脑瓜后边儿看着他。

宋一萍：

（唉！）

“对不起得很，冒犯小姐了，请您原谅我。”

（还是不开口，真是老练的对手呢！）

只得摆着预备自杀的人的脸走了。

珮珮回过身来看着他出去：

“讨厌的！”

（可怜的！）

三之二 “晚安，宋先生。”

天天把那辆苹果绿的，比五月还柔和，还明朗的跑车停到大美晚报馆的窗前，拿一毛钱买份报，五分钱打个电话——电话里的话当然是不知所云。

末了：电话局，听到他的声音就笑起来了；末了，上海有了一种谣言，说他患了时间性的神经错乱症；末了，每天一到五点钟，他的朋友全把电话铃塞起来了；末了，报馆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他了——

可是蔡珮珮却老像第一天瞧见他似的；她像近视眼患者似的，就像老没瞧见他是从停在窗口那辆苹果绿跑车里跑下来的。

慢慢儿的，宋一萍又想起“回来吧，琪妮！”来了。

那天，怀着最后的决心，在蔡珮珮前面打了两个钟头电话，“算了！”和“最后的决心”一同地走了出来。到了家里：呵！呵！春天哪！便又——

“明天再去试一次吧？就这么一次了。”怀了第二次“最后的